管子權

管子榷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内言五

評　都盧言盧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誑華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宕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

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〇散散叙次如不閑

應中闗應先秦之妙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　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

所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與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斷此令特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法遺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設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斂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胄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胄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晏子曰謂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于元反其行以護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亦殺數十牛者數句(評)敘桓仲君臣一段佚疾不救以懸弄諸臣事詞景色種種如畫直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覆秦叢中敘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畧相當歷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令又疾病[illegible]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趣行簡麋之關至予

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
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
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求出也）游鐘磬
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
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
縣（伐謂斫斷也）并歌舞之樂（并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芋中之）
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縣并歌舞之樂矣請問

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

諸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之閒夫男女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夫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盡雎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

評　詞如綺綺事之巧然要知可為著書不可為文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詞體故互堅贊之汜詞卜入直其事核楚欲吞宋

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强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言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

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埳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

静全述前語戰國文如此是欲以文克齊以變勢將於而齊門故曰以文克齊

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許以遇
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爵文齊事亦
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
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要王之圉因順之伯之因
因反之順為道反為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
于天下矣世也如何善哉權之于道逆之歸順庶
幾哉留侯武侯梁公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
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

財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欲戰者也避召陵之師而君無遇也安所令又安請宋鄭安有百代城文傳乎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晉自伐秦而遂存晉於[illegible]故[illegible]東[illegible]北伐孤竹還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
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評）
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評）存三亡囿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誅天下以力
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
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假甲遵晦而稍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
無專封佘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
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

鞅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鬪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巳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為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陰霏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欺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評 文不成一篇散散段落故不曰霸論霸謀而曰霸言節取之如網珠采玉足為國寶至於珠聯玉藻猶在工人手文心將心文勢陣勢虎賁三千君子六千大可王小可伯七國十節庚敗而潰馬文人不可不知此法

注 如聖教禁字可采不可臨蘭亭方是一筆書書家不解往往失筆意故米元章常自謂中年

書人以為集古其進之矣。初陣雄梟精采壁壘生色部曲揮風中半以後陽節畫陰節不守吞漸弛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淮陰多多益難

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其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成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戕滅之）

於國誅其君罰罪其齊列繼持其人衆

夫豐國之謂霸但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凡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保物之所不逹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因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人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之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恃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存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收績故

鄰國得為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謂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賴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

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注所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緣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匡彼池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財於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貴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則令從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

倿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誅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侯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謂在於令物得利也）

（案）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含其元元襲其詭詭含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祖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因將不保何以

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榮寵也(通)曰使用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

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徽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背之疾誅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肯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

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余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動術知之用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愼中庸言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藏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illegible]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而有悔易之辭然後悔哉之禍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以成其事不能違時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

因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絶堅而攻國其兵超絶而又堅剋敵餘攻固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墬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徐攻遠而有騎若高光之有關中河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擁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通正而治之也以正理而勤故徐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

也

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已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與此繼以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評因非其國六字文體錯落變化可法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謂易不平閑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賤國國從其政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閎圓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眾而不理者復寡眾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衰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昏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

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欲也謂卿大夫人眾而不親非其人也人眾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卻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長也上既弊故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篡弒之禍主尊臣卑上

威令行則之
令不嚴身令
則國不理也

威下敬令行民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之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災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言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

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 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因之盛盛者必然盛若有時而衰盛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 彊國眾，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眾多吾閑敵彊亦可圖霸 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眾小以攻彊大之國知此者可以圖王 彊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 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

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為縱者所困故危彊國
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
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
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代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
舉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
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王之爭天下
也以加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而整之故
可文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
道政令須施爵祿用也道地道仔舉大事用天道

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

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者

四封之內以正服之以正服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近不敢不來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服而伐之此其武也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縱之以德此其文也太武具滿德也文武生焉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驕之材而百馬伐之驕必罪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驕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恃之故失）⊙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柔彊兵威遠因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國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

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相形知於暴亂）而知可（謂相其亂己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我眾寡可敵彼眾然後攻餘做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敢亡之做下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持國不在敬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持眾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

在成曲（在於大臣全）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此謂失君柄）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言中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

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遠得者楚趙之封陳失者田門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勢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脅北動陵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恐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摳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欲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摳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通范雎謂遠攻蘇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無天下之至無奇也癡一於宗癡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癡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那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凡立朝廷間有本紀所謂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禍于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欲上下和授事以能則

人上功有從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illegible]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通易訟無情之詞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親令不遺也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苦疾處病疾而救之眾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術下行此道也謂治也聚因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從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因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開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

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謂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欲知其數則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總稟言給其餼稟餼生食稟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以欲知其優賞罰薄問刑論有常以丁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固有常科當長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之也五官既各有制交官都後乃[illegible]乃稽其事而不

行將何待乎

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數

當有所棄竄

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不齒徙之四遠竄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加其所養之數於有所資給也

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所從富者貸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資免也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

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欲從公族各有所收恤也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乏從昆弟以求贍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

一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捜入其既首）子弟
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
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往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
何人今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
不耕者幾何人今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
未有田者幾何人今外人之來從而入有田宅者幾
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今貧士之受責適
古借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從大夫責貸幾人）官賤
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告公乃貶自行文書身仕）

上識執以實臣自代未須知其數也官承吏(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饒而徙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職官無闕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官仕事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藏不見若銅錫山及

溝瀆可決而決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言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死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伎巧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謂採女工之事謂績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營作直謂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輒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施配以成乘〕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illegible]急難[illegible]〕

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繕利平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要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其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形刀鋏也衣/夾謂其衣之）鈎弦之造（鈎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緻者）其厲何若（其淬/厲何用/如何）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出三謂可出用之器庶寫謂貯車而為備者也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衛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審慎而聽令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休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茂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

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

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據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尊前

詩曰予曰有先後于日有先後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謀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構連什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大皆然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選人以何事其數人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

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實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所封表以示之問知其何物也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遮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衛者從塞之阨閉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中地者所以當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譏察為多關以外則邊邊以鄰為主總之皆地政

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高料比之時利為共言故言曰洪地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適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于地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藉疆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器府之四鄰也門宮守以下非地錫經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國地而成故曰且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非且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諸交易也萬人謂市夫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

道理之民荒無苛句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謂理荒人無得

苛霍迴使盡地之職自然孝一而保國也（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

盡維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忍主異停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召以下其位況異當各

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蔽[illegible]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illegible]（通）亂為句屬讒人普

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之則九軍之人

皆親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叔所部之道也而外財之門

戶也使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國以出入關道以重

告之嘗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行商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illegible]其[illegible]徒負勿入徒負貨死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率[illegible]凡有十六道皆買關並同此[illegible]身外事謹則聽其名[illegible]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illegible]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illegible]其名又須觀其[illegible]之[illegible]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illegible]其事以考合其然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illegible]之則無敕於權人以圖[illegible]德敕猶舉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illegible]故察行則因爭[illegible]非因而不生故曰以[illegible]

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敕而須德者不足因我也盡詰

奸者必使賴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皆行

者職之閒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邊八失信紋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故厚而仁可以構紛四國四國

之未皆以誅信紋回以慎但德通鄰中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災

安能使同心和德雖存和結之以丁其外不至開

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彊場之事慎守其一以

備不虞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四極而無安之向令守法之官

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遞郵無閉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illegible]共

制度無得大小從當通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曰中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衆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埸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 闕

慲而悅反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榷

戒第二十六 所以昧戒桓公

內言九

評 戒多繙道保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

其文體相似也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黄帝以来道流遺文可入經言弋宗以後掇拾誇耳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斛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將公未達其意故問之）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illegible]者（適）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豳之春種為本秋稼為利今四家謂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業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名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之人從之

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

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

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

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之設曰然相而固無方

而富者生也生分則蕃之法盡則備毛不聚故以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以無方

也圓招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

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脩命之元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欲最為政榮以尊大生此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 通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

寺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

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也 [illegible] 管仲復於桓

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謂萬事萬行非身不行 [illegible] 塗之畏者

莫如口言語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謂天日開期限

實以養故曰遠期也 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唯口起羞

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

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圖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圖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圖

兩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

挌上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通

仁內義外防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

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

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

政貪月者乎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道而賤物物謂

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其是

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

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

越○無云居
效也

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以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户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無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illegible]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illegible]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交寡而親多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事寡而功成故）能閒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受行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所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淨使為誦學者矛四經可以亡身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以鳥多集焉故於此弋也或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

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疎賢能）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能雖羽翼無益不濟舟楫徒施不聽鄙諫言空談故曰其將君若何）桓公蹵然逡巡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

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擧賢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遂試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祈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稽首曰如君之王也（君係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謂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

之以三寬宥而後斷罪二宥所同謂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遺忘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治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可以成什可用煑鹽者也其處所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

(通)椇蘇曰草封煑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葱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謀不或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賤君將有行何不出乎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illegible]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言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誠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子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我欲

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令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

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來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官中財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此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害之事

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

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公宜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甚太也言攬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隰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隰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遂於己恃不勝任而恐敗隰朋必審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演）莊子曰有所不聞有

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上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用其知也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

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才無人能過其上今吾并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

信然後能以國寧務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家業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存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齊然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

猳而不使也[illegible]左傳曰送我艾猳猳牡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管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假借以木退狗狀發為義仰用家也言易牙發症亡同欲宗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

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解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解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有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抹而又縈曲縱緱氏東南有轘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沒濫其車)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謂其草深茂然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墝田可植殖者也必盡知之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藏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征伐之國（當首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貨李牧之為也）（通）私行屬蔽賢向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是以亡亡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為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通）極

君相爲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參患第二十八

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評強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評 參患談兵處佳言欵珠屑王膾炙後人膏茶

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

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積都來伐故有外難也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群臣朋黨則狗變為虎暴殺常因異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

內侵故地敵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邪無[illegible]

上侵故因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謂猶疾行武詠驚敵從

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

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通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

興之需費何空不復矣若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

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除盡十年之蓄積盡一

戰之費累代之功盡頗兩一戰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

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辛苦刃折貨財空耗雖未破敵勝

未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費散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通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敝矣荊棘屢生日費千金攻堅則韌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古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

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於己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白徒烏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

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評漢初六經未表証錯皆管氏紹祖之巨子餘食之宗人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卒之器其器既成驚殺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懼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逐睡句武之蹈水月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

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游六[illegible]可来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粤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註 制分于察患其言兵則内矣斗中權鈐術也决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

子中危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

以正合政以奇勝

凡兵之所以先争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首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由前行多脩故死後有名

通 備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

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令流舉衆而征己國與教國言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侯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長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天下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閒侯之其閒諜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

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通卧鼓御枚潛師襲人苟

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不用若用幽之偽聲也㊟苟聚兵無制

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不量力而

進忘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知難不退逐利不

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

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便捷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

徐令旋若則以士卒堅强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況乘雖脆卻為堅者以士卒脆弱

故也㊟攻堅則我用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亦

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勢之堅亦

瑕矣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强卒伏

建上句。故貴名

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裏[illegible]削也[illegible]刃游閒也。刀游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逆者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恃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覩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覩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適)攻無君非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覩以潛藏至所以不知其將至

廵○按新印上圓畫江非害符字為句

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樊幕有烏之北去而不可止(圍)不可圍不可止兩對即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富然未必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也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富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屬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注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索理支

(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乎正頗答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厭勁典制順不比游

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銷不隔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作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閑閑謂所以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疑而不通也[illegible][illegible]表所令之止也揭衆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衆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家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矣法也謂緣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以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條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振文而來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

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欲不善者不欲懷之〕有過者罪之以戮亾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罪人不敢疾之〕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然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節〕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則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産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

（同上下有禮內外有別故好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

也（君者以德蔭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

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

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

者也聽視也視令而斷則所擧不安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以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役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所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與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與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

尊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令乃專擅共者侵分上柄如兩君專上之權故主失威者握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慮深遠故

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浅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校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

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若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

(君也)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行(背逆)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

姦心豈徒然後乎

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言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文之求食主之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嬖人[illegible]侍君之嬖寵又因大謀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以下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陰又扵大臣之助故夫人後外太子見危兵亂内作以召外寇與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寸之量角此律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大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

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令］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其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與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之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illegible]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illegible]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通王制謂以歲之

戒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illegible]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illegible]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相告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通，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行殺。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illegible]，虛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

非玆是無以理人非玆是無以生財（謂玆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總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民之所欲人則順之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然言之言君若冶陶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隙故不供不振之）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澤有一尺明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

之宰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多信其一方所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成身堯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所聚聚謂同所中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心故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窮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illegible]法之君善而臣倣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寮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所不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illegible]畜下而[illegible]高下

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呂前賢臣臣育今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言民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